



論語釋解

九

□ 12
1675
9



1675
9

和漢洋書
高知京
開成會本店

論語繹解卷之九

平安 皆川愿 伯恭學

陽貨第十七

此篇言小人亦有可以成君子而彼徒以其美資用之道聽塗說是以不能免為小人也君子則既以好學又力躬踐此其所以與鄉愿鄙夫大異之別也凡二十六章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亾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



言言系解 卷九
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相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季氏家臣謀作亂於魯而以夫子為四方所
尊敬因欲見以同其謀而夫子惡其人有不軌之
謀故不見陽貨因歸孔子蒸豚蓋欲因其來拜而
要致之也夫子亦知其意而不往拜則惡其失禮
是以遂使人覘之候陽貨他適之時而以往拜之
不意相遇於其中途不得復避去而遂與之言也
陽貨欲以仁知之說動夫子之志以使與已故先
發之蓋欲得夫子之重以濟其事立其名也懷其

寶而迷其邦者言夫子所懷三代之道若發之以
表見則斯邦之人必不至蒙昧錯乖以迷其方矣
而夫子擇君不仕則邦人何所憑賴陽貨以謂如
此不可謂之仁也曰不可者陽貨自為答辭也亟
者未及見彼之定而更見其出此之謂好從事而
亟失時者夫子數仕君者欲從事其政以仁斯人
也而譬如衛靈問陳則行魯祭不致膳俎則去之
類並皆其亟也夫子能忍之須臾則其事得達而
其道又伸矣而夫子不能忍之是亟失時也陽貨
以謂如此不可謂之知也曰不可者陽貨復自為

答辭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去留則我衰老之至瞬息間耳夫子今不改其操則將必悔之他日此蓋陽貨不能知君子之義嘗以其小知揆夫子行事皆似不合故其所設辭爲發之而夫子亟仕亟去別自有深意非陽虎輩所得知之也而陽貨固非可共語之人也故姑漫應曰吾將仕矣如其亟仕亟去之旨又詳於此篇後數條之中此篇首置此章又名篇以陽貨乃以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以下三章乃以見夫子欲興教化主意之所在

者而此章明道爲斯民所固有之物也性者其中之疊疊者常與天道相成以生者是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際貴親義別序信者天下之民無內外無古今無賢不肖皆靡不以同是性詩曰民莫不穀性相近之謂也而俗與風靡化道與世汚隆民分淳漓時變古今是今人所以難及古君子者也要之雖濁亂之世極卑之俗至愚之人未嘗不自知其善惡之辨也獨以其體魄之所習血氣之所便熟也宴安底著不能自克是以知同而志分德類而行殊詩曰廢爲殘賊莫知其尤習相

遠之謂也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因前章言習字遂以明教化之所漸入也曰唯者蓋以見其他皆可以所習而移也上知者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其知皆發之天性至明內澈不受物昏雖以居惡俗或與惡人相處終無所移易而其明自如也下愚者如桀紂盜跖是也其愚皆初錮之血氣至昏極蔽常自執迷雖自知其不善而不能回改乃雖以居善邦或與賢良相處終無所移易而其闇自如也移者謂物見其漸行

易始所止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此章明教之不可不重也武城魯地襄公十九年

城武地備莒也哀公八年吳伐魯克武城蓋魯邊

小邑子游為之宰之時夫子曾之其地偶聞其邑

民舍有弦歌之聲而心知子游之所教也所弦歌

蓋詩三百子游之意欲以此道民之德性以成風

俗之美也夫子嘗言道之以德又曰興乎詩則雖
令夫子興詩樂以教斯民亦正如子游所為耳然
而詩樂之設所以風邪國而一民俗之具也今武
城之於魯僅居百一則子游教以此者豈非類大
小不得其當者乎夫子所以莞爾笑曰割雞焉用
牛刀莞爾小笑貌蓋喜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之
道者乃天命之行乎人之迹聖人知而立之作詩
樂以寓其道而教民日習以成之其性是故所謂
道乃亦指詩三百所教之文也故道者知者未必
能自行唯學則可得與之從矣是以君子而學道

則自起其心以趨於愛人小人而學道則自勉其
身以趨於役使此教之所以不可不重也子游嘗
聞斯義於夫子宰武城之所以設絃歌之教而今
者夫子之語意頗似謂不當者因自陳前聞以質
其所疑而夫子其實喜子游之興教而非謂之不
當恐從行二三門人亦因聞前言生疑惑故曰二
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公山弗擾以費畔名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名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此以下三章專為陽貨謂夫子亟者辨其義因以見夫子欲興教化之志切也公山弗擾字子洩與侯犯皆陽虎之黨相與謀季氏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璫與斂仲梁懷弗與遂與有隙及桓子與仲梁懷行東野陽虎與弗擾謀遂囚之既與盟而後釋之八年又與陽虎謀殺桓子事敗虎出奔弗擾以費叛名夫子時夫子猶未宰中都也聞弗擾之名欲往者蓋弗擾雖有稱兵之罪而其實叛季氏不叛魯且魯唯三家強僭故大義難明國不可為今公山弗擾名夫子者其志亦可以

見者故夫子欲往輔其事子路嘗言君臣之義如何其廢之蓋惡其為季氏之臣而叛之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言可無論當之與不當之也已天下之可輔之共行道者固多矣何必如公山氏叛君者而欲往輔之也子曰以下夫子因自明其欲往之意也夫名我者豈徒哉言彼已名我者也豈徒名而已哉我往則彼其必能用我也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言吾如遇有用我者則吾所輔為其必使夫道之衰者復興如西周已微而東周復興故曰為東周乎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
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
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此章乃明陽貨所謂仁者其義大與夫子言仁者
異也陽貨曰邦夫子曰天下大小已不同陽貨以
爲道別有物而夫子獨知之矣故稱之曰懷寶迷
其邦故以發顯呈露爲其仁又以忍小而逮時爲
其知此其所以貪功強爲肆行無忌而千古流逆
惡之名矣殊不知道本無一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豈別有物哉何以發顯何以呈露知亦非強求詭

會之謂也但當自勉求夫所以不失之與所以立
曰者則三者自存乎其中矣故曰恭寬信敏惠恭則
不侮者言已能肅恭小心翼翼則人之望其德儼
乎其常與夫道俱苟與夫道俱則民無所加其侮慢
矣寬則得衆者言已能恢弘其懷而以寬容物則
小大賢愚皆樂適已皆樂適已則衆心歸焉信則
人任焉者言已能其所言即其所必行其所不言
即其所必不行終始有恒明闇無爽則人皆謂其
可託賴而必受之委任焉敏則有功者言已能不
懈以從事則無事不成成則是有功矣惠則足以

使人者已能體察民隱而以惠恤之則民必應之以不欺乃足以使人代己之所為矣不則使人代反壞其事此所以是不足為言之旨也而君子能行此五者於其身而其至誠之所達感動天下者則為仁矣而如陽貨所謂者豈足與比擬哉
佛勝名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勝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此章事與前公山弗擾之事相類而夫子自明其

欲往之旨尤詳乃以見夫子固汲汲乎欲得所仕而以行其道也佛勝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也中牟趙氏邑也據邑叛趙鞅也時晉定公十五年趙鞅責衛貢五百家于邯鄲大夫趙午遂殺之大夫士吉射與荀寅救之相攻春秋書曰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是也佛勝據中牟正當此時而夫子則此時又方去魯居衛佛勝使人來召欲往輔之也蓋佛勝亦惡趙鞅之強橫而以叛之者正與公山弗擾叛於季孫意同張公室翦強臣正國是明倫宜正在是時故也子

路乃守常執節之士未能達處變為大之義故執所嘗聞請教也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者言其國君親於其身之所行嘗為不善者君子汚之不肯入其國也曰子之往也如之何者言夫子前日所言豈不有彼乎今佛盼以中牟畔其主趙鞅此豈非親於其身為不善者乎而子今欲往從之者豈欲輔彼為不善乎不欲斥言其非故曰如之何也曰然有是言者言吾嘗有是言實如子路所云也然彼亦明其不可入輔其不善者而非謂不可足踐其地也今因更為明所以云不可入

之義因舉堅白之義者也堅者彼中有所持而難奪取之謂也磨解見前磷者因磨以見其物厚之所減謂之磷也白者彩也涅可以染皂者黑汁也緇黑色也言今有物磨而不磷豈不謂之曰堅乎今有物涅而不緇豈不謂之曰白乎然則雖入其國而不為其不善所汚者豈又不謂之曰君子乎匏亦瓜屬故曰匏瓜詩邶風云匏有苦葉則匏葉蓋古人採之以充食品而其新葉不苦故葉味苦故曰有苦葉也據此匏者人雖食其葉而不食其瓜至秋後其瓜獨纍然繫於空莖之上矣故曰繫

而不食也吾豈匏瓜也哉言夫子門人率皆得其
 所仕而去獨夫子未得其所仕而棲遲淹滯焉子
 路輩豈謂夫子如匏瓜而可能安於夫繫而不食
 者乎蓋以見夫子亦未嘗不欲得所仕也又以見
 前陽貨勸仕之言其實由不知夫子者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
 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此以下五章皆尚學之旨而此章又以示陽貨之

所稱仁知者其意全蔽於愚蕩而如子路拘於君
 子不入之言者乃亦好直而蔽於絞者也六言者
 仁知信直勇剛是也六蔽者愚蕩賊絞亂狂是也
 愚者當聽之於人而自以為知者之謂蕩者物之
 往不定乎其所方之謂賊者奪物於其所之之謂
 絞者物以其操切急逼而中間不復容他之謂亂
 者使物皆失其位當之謂狂者進取妄躁而莫知
 其當止者之謂蓋道者合天地之中和而總眾庶
 之性命先王禮樂以文章之以義明之學者學其
 所章明者也是故仁知信直勇剛六言亦貴其與

道合者而不貴與道離者此夫子之所以於好六
言必又貴於好學之旨也若夫與道離則雖好仁
而徇愛上義上義則無益於人故曰其蔽也愚雖
好知索隱棄常棄常則流于無方故曰其蔽也蕩
如陽虎云懷寶云亟失時者即亦坐於此二蔽之
見也好信之蔽賊者乃行必信言必果之屬而亦
皆鄉愿德之賊者也絞亂者秦伯篇云勇而無禮
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者與此同而解已詳于彼如
子路不量夫子之必不為不義汚者亦絞之類者
也好剛之蔽狂者強抗勁挺而不肯屈撓者以其

專剛外故其蔽必之進取無知其當止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
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

此章因前章有好學之言先明詩不可不以學之
義也小子者謂侍坐童子及門人少年者何莫
學夫詩者蓋童子年少輩不能知詩教之有益於
人是以或不欲其學而動請以他業夫子因詰其
不學之意且告以其所大益者以使其必學之也
興者興於道即謂起從事於道之心大抵人未從
學也聞道率皆羞作畏縮及學詩而後知道之不

可不從事者也故曰可以興詩者民情之所止觀其所聚天地萬物之情可觀者是事之定理也故達詩者以知民情之常而以揆度之則其情偽可無所逃隱矣故曰可以觀以詩之所志為已之所志而以出與入交則其所好惡美醜可以與衆人不畔矣故曰可以羣小人有不得則怨咨然其言一主已私人或以此反尤之如學詩既明知事理之當否據民義之公正及遇其不公正者然後怨之人皆是其所怨之言矣故曰可以怨是故不學詩則言皆與世情悖學詩則道皆與世情合以

之行已則固陋自是之心除而恭儉遜讓之善出焉是故詩之所言中和之則也且其言多文其物多比以其無所指的指也其義所該甚廣亦在人所用之耳故於入而以約其義而其所擬議皆以言之乎邇則乃事父之道也於出而以擴其義而其所擬議皆以言之乎遠則乃事君之道也故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凡詩之所尚其教者上五者盡之矣而又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者言童蒙輩恐未遽知上五者之益也雖然亦能學之則更又有斯一益也

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名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名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此章亦與乎詩之義也單言詩則一篇數章亦得稱之詩曰周南名南則總其全什而稱之而與風雅頌三者相對企立稱故其所指言兼涉樂風之義學者不可不詳也周南名南者詩三百之首也周公召公分陝而治周道行於天下之本也昔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命夔作樂南乃樂之始也合其本始以冠三百篇之首者蓋亦存其原始也周南全篇專陳求配命以修德之旨名南全篇

專述勤禮務義之旨而二者相待猶車左右輪故曰周南名南也又合論一南大意蓋明君子與小人本無甚異之義此乃古人設此入德之門以導後進者而夫子修之乃復欲伯魚必先學一南以知斯義故曰女為周南名南矣乎牆面者謂設牆於所面之前也正者不邪也牆於面而不邪者言不得見之甚也立者即不得進其步之義也故學去面牆即可以幾於與焉此乃編者相次置之旨也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此章以明禮樂之所為要且以補前一章言詩樂之餘旨也云者謂古人常數云也玉帛者聘幣所用鐘鼓者合樂所用蓋禮者以明義倫理庶物為其所貴樂者以繼人志成順德為其所貴而淺人或聞禮云樂云則以謂玉帛鐘鼓之云也夫玉帛鐘鼓何貴重之有何不思深求以得諸其本乎又按據夫子此訓後世言樂者徒以鐘律真偽論之者亦可以見其淺陋失聖人之意遠矣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穿窬二字又與前牆面相映故繼以此章也厲解

見前荏者謂其體質不實固觸物易著傷痕也穿窬以為戶謂之窬禮儒行葦門圭窬者乃是也穿窬之盜者謂穿窬為其行竊之道路如窬形也言君子之人或有其作顏色於外如氣志壯厲以趨其義者而其內實在弱不能自奮者譬諸小人之行乃穿窬之盜之類者也蓋彼其為分宜當正牆面而立而以行剽竊強穿取道故也噫詩所謂有覷面目視人罔極者亦若斯人之謂與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賊亦盜之類又與前好信之蔽相應故此相次也

鄉者皆其衆所同從之方而內自畫以居之謂原
與愿同愿者內以繹之其心而厚謹之謂鄉原者
反右畔道而自安卑汚阿世好逐俗嗜以勤厚謹
蓋鄉人之愿而非君子之愿者也孟子云言不顧
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
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闕然媚於世也
者是鄉原也此說尤善得其解者矣賊解見前德
之賊者孟子又以爲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
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行之似廉潔衆皆悅
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

也此蓋謂其剽奪忠廉潔以爲合同世俗之具爲
賊也亦善得其解矣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前章鄉原賊於德而以飾之卑行者而此章乃取
於道而以爲言說之資者其義相類故以相比次
也塗者自此造彼之所由之路棄者以擯出諸其
所庸之外之謂道聽者謂其人本有欽慕之心因
就道之所在而聽之也塗說者謂其人已聞則亦
宜以從而未果行且以其義文之於口故謂之塗
說也乃是其人爲雖有可以從之實而不復體驗

親履而得之於口則已矣故曰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德之賊德之棄樂皆鄙夫之事矣故此更次以夫子備說鄙夫情態之言蓋亦令學者以自監戒也言鄙夫之所為皆無不為彼外榮謀者矣此其所主者不在於內而在於外也是以外物之得失日擾其慮爭馳競驚以變其行於是見人於其所爭之地則劫而奪之見人於其所競之地則格而拒之見人之致之者則喜見人之欲之者則怒其未

得之也患得之者言患於所得之之事也既得之患失之者言患於所失之之事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者言雖諸邪惡非義之事亦皆能至為之也與鄙夫同事君則彼貪其榮寵而嫉我材能蓋希不遇其害矣故曰可與事君也與哉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此章立言之旨亦不在言古之三疾而在言今之三疾今之三疾即前章鄙夫之三疾也曰古者民

有三疾者古時天下之民徃徃苦彼三疾難與道
 合者而以今視之彼猶為各因其本質有疾者矣
 夫子之時俗風愈下更加儇薄則彼尚賢於此矣
 故曰今也或是之亾也蓋言今俗薄惡更甚則彼
 古之三疾尚可懷之而恐亦或已亾之也狂解見
 前肆者其行不循軌而出諸其外之謂蕩矜解並
 見前廉者持已於其裏物所或來出之處已為距
 遠而以承之其裏間焉之謂忿者心以彼之難與
 合而作愠之謂戾者物其之為來以越其所當止
 之處為心之謂古之民或苦其肆行不與禮合或

苦其自守過潔或苦其過直少和婉之致然彼皆
 因其質之樸實而然者爾如今之民蕩而無守忿
 戾而以立威稜詐而以行其私者則此皆牽於外
 物以自蔽害其內德者而其相去之差殊遠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本出學而篇而編錄者欲以發前章云詐不如
 愚直之旨故重復置之也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
 覆邦家者

此章乃明巧言令色為可惡之故也詩云巧言如

簞俾躬處休又云命儀令色然則巧言令色本亦非君子之所鄙者也然而有德之士用以脩之其敬則可而小人用以飾之其偽者反足以亂德惑人以此章所惡在其亂惑推之則其義可以見矣惡紫之奪朱者言君子之所以惡紫色不以為飾者以紫色與正服染朱色者相類而以相襲則以其色相亂使正服色不得明其絳故惡之也惡鄭聲之亂雅樂者言君子以雅樂教邦民弦歌諷誦而鄭倡淫哇之聲未以放逐則恐邪混妨正故惡之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言口舌便利之人言非

類是舉邪亂正使聞者惑其所從國君至以以其社稷大夫至以覆其家故惡之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此以下二章見夫子舍言奉取教實之義又以與前利口覆邦家之旨為反映也子曰予欲無言者蓋夫子自明其教人唯欲以文行忠信四者而如別有所言論非其所欲也子貢長於言語嘗謂必有言語然後其道始得通達因聞夫子欲無言以為若果無言則恐夫子之道隱晦而小子輩無所

傳述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也殊不知言語雖至矣要非其實也若欲教立德施而以仁斯人則無如見其文思於力行之以益其化矣天之不言以四時為其行而百物得以遂其生焉則教化所由成之致可以知矣故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言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可尚也曰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謂人必自得以通其義也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此章乃夫子以其躬行示教之事也孺悲魯人也

雜記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據此哀公使之則孺悲時已仕於朝而其見夫子或不以其所學之禮事之故夫子惡之當其欲見之時因遂辭以疾而不得相見也將命者乃夫子門人小子將夫子之命者也取瑟而歌使之聞之者蓋夫子恐孺悲或不悟其不欲見而託以疾之意故設瑟使聞以知其實非以疾故謝之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

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章宰我之問，謂二年之喪期之久者，蓋爲懼禮樂之崩壞也。而夫子責之以不仁，其辭不復涉禮樂之事，乃知禮樂雖可崇尚，而至情大素，尚是爲重矣。又此與前章欲無言之旨，事雖不同，而義甚相類，所以相比次置之也。三年二十七月也。親始死，孝子勺水不入口，三日既殯，居倚廬，服三升布。

衰始食粥，二月既葬，受以成布，疏食，期年小祥服。練始食菜果，居堊室，再期大祥服，縞始食醯醬。又間一月而禫服，除始飲醴酒，食乾肉，是居喪之制也。壞者，物不自持而損於形之謂崩者，物之盛乎彼者，離解而以大墮之謂凡，君子平常以禮樂爲事業，記所云讀禮及琴瑟不去身者，並謂其事者而居喪三年間二者皆廢絕不復爲之，則禮文之以義貫攝者，遺忘放散，失其統緒，猶土之解判，弛墮以失其成形，故曰壞也。樂文之以聲和，協者荒忽畔渙，失其適會，猶山之形潰，勢分以頽其所封。

故曰崩也。舊穀既沒者，言去年所收之穀，民食之既盡也。新穀既升者，言今年所收之穀，即登熟為食也。燧取火之木，莊子云：木與木相摩，則然。木中有火，鑽之則發。周禮司燿氏云：四時變國火，而秦漢已後，惟春一改火，以建辰之月，火星昏見于辰方，司燿季春出新火，令民家盡息舊火。此清明寒食所由名也。後漢禮儀志云：歲惟一改火，非古矣。今按：恐周禮所言，或出誣妄也。宰我舉穀易火改之事，欲掘此二物，每期一新之義，而以就巳期可之說，如有每時改火，則鑽燧之言，其義無當，故知

周禮之誣妄也。夫子食稻衣錦之問，言如爾所欲者，則將以夫三年食稻衣錦者也。汝豈謂之安乎？汝已發前言，則其必曰：安果安之，則當為夫期喪之制，而以不從三年之制耳。君子之居喪，唯以其思慕之心，久之不已，故不忍遽自食甘，居安以變夫毀瘠之節也。而今汝安之，則當獨自為夫期之喪耳。其意蓋惡而外之也。宰我見夫子之不悅，故不敢久坐，自退出戶外。而夫子懼門人或有惑宰我之說者，故更復因責宰我之言，以明三年之喪，必不得改其制之義也。三年之喪，似過厚者，而其

實非過厚。子生三年，父母出入腹之，然後始得爲
 入焉。矣。夫父母已不愛夫三年於其所鞠養，則子
 之於其致思慕居哀痛以報之義，亦不宜愛三年。
 况親子之愛固出於天倫之至情者乎？是以先王
 立之以爲天下執喪之定制，自天子至庶人皆依
 之而宰。我獨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豈不異乎？夫
 人道唯仁與義而安。義者仁成仁者義而宰，我獨
 不能安。夫義者故曰予之不仁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
 之猶賢乎已。

此篇前言禮樂之不可不學，而中明禮樂之當探
 其實至此，乃接以此費用心之章，寓意深矣。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與前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其意
 頗相類。而此言飽食者，蓋又有罪，其徒居素餐之
 意難矣哉。者言難以爲成人也。不有博奕者乎？言
 小子輩所知豈不有博奕者乎？蓋博奕本鄙惡之
 事耳。雖然爲之者，猶爲有所用心者，乃賢乎已。
 而不爲一事者，也無所用心者，郝敬云：謂心無棲
 泊之所，悠悠蕩蕩如浪花風絮，放而不求，所謂心
 不在焉。行尸走肉禽獸不遠者。六博與奕棋之於

人事雖無益而手有所執則心有所寄是乃士君子操心制行致有恒常之基聖人作禮樂之教使人有所學法亦欲使其日有所用其心而無即慆淫也乃至應事接物發言出行之所由君子自欲其有章有方勤勉不已焉而謂之好學故此章所言其旨所寓甚深矣博戲句也一曰樗蒲今之雙六其遺法奕圍棋也三百六十一子相攻圍為輸贏者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此章子路尚勇之旨與前無所用心者義正相反蓋彼為失於不及而此勇而無義為失於過矣編者相次置之者乃欲以互救其偏歸之中正也而義為人倫之所賴以各達其生乃中正之所存也是故勇非無可尚也而苟不義以為率則亦徒是暴戾恣睢耳是故在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恃力犯上任氣虐下故曰為亂也在下小人有勇而無義則姦圖不軌剽劫飽欲故曰為盜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

賜也亦有惡乎惡微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
訐以為直者

此章明君子所惡皆乃無義之行者也居下流者
謂身方仰其所施予德澤而居之也訕者身當祇
受其事而示人以已異見之謂窒者物拒當乎竅
中而不空隙通之謂微者邀以要諸其所至之謂
訐者懼曲之屬於已而因揭彼為短之謂稱人之
惡者蓋欲以擠其人者也夫君子之於人務隱其
惡而揚其善斯為能愛人矣抑人以揚已不仁者
有之故君子惡之矣居下流而訕者已承其澤而

反以毀之不義者有之故君子惡之矣勇而無禮
者任氣恃力不顧義倫凡蔑侮君親姦亂法紀者
皆莫非若是之人故君子惡之矣果敢而窒者行
之而不度其時言之而不顧望其人又用此拒禦
以不容人之通其他者也其害人傷物廢事失宜
者必多矣故君子惡之矣曰賜也亦有惡乎者蓋
欲因其所有惡以觀其守所不為者也微以為知
者要諸其所未形而察以求之也古云察見淵中
魚不祥其意亦與子貢同凡微以為知者其與人
交常以猜疑為心以逆詐為意回曲矯誣指無全

人矣子貢蓋常慕如子產放魚之事以為君子之
 接物當以此為其立心之處而今適遇夫子之問
 因發出為對也下亦皆倣此不孫以為勇者蓋謂
 尊長所在卑少言皆貴遜讓為其宜而獨好凌上
 厭尊政恣不諱而自以為眾之所不能而已能奮
 為之者也許以為直者謂方彼我同見疑曲之時
 因推曲本於彼欲以令人謂我直者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
 怨

此章夫子言女子與小人難養者其旨專主其不

知義者而言之而編錄者置之于此者亦乃因以
 見君子義以為上之故也唯者獨於此謂之而可
 不復疑之辭言唯於女子與小人可以謂之為難
 養也養者以置而生長之之謂欲進而勸之則因
 遂驕傲扭肆不復遜順欲退而懲之則因又屈抑
 慍恚而怨我不情矣是其所以為難養也然而小
 人及其學道知義則亦成易使矣篇中言教化學
 習數章與此相反映觀之則思過半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此章結前習相遠之旨也禮云人生三十而壯四

十而強蓋四十乃強立不反之年其習熟至此則必已成矣於善於惡皆無不然但好學篤志者而後始躋於其上矣是夫子之所以好學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者也雖然此事本難望之中庸之間矣故曰其終也已言難復改移而之善也夫子此言專亦以勉夫門人小子之辭也

微子第十八

此篇專述古賢人處濁世及當世豪傑避澆俗之事而以明夫子之道則稍有不同也凡十一章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大馬

微子名啓商王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箕子名胥餘比干王子名紂于比名干二子皆紂諸父也去遯也罪人曰奴諍言曰諫死被殺也初微子母既生啓立爲后復生紂而啓賢箕子勸帝立以爲嗣大史爭之謂紂后生子貴當立而封啓于微及紂即位無道忌微子微子謀于箕子比干遯去紂疑箕子黨于微子執而囚之比干諫遂殺之括地志云比干見微子去箕子奴進諫不去者二日紂問何以自特比干曰脩善行仁義以自特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剗其心三子之事異其所行而其重宗社愛骨肉以身殉其義之心則一故夫子稱之以三仁而後革無可無不可之言其義亦已根柢於此矣蓋微子不忍使其猜忌至殘賊骨肉是以遜去箕子雖與微子同其謀而身非受猜忌之主是以不去甘其繫囚且使箕子同隨亾則白微子之不叛者其誰乎故箕子之奴以箕紂之一悟其心以完其骨肉之親也比干乃不忍見其不道致神怒民離之危難是以冒怒直諫以止其暴虐而紂竟不悟施之刑戮命也然

則三子之事易地則皆然者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士師獄官天子之士師是司寇之貳也爵下大夫諸侯之士師士耳小官也柳下惠爲春秋名賢而官止士師孟子所謂不卑小官也處卑賤之位一黜即當去至再至三而不去不已辱乎或人之問蓋譏之也柳下惠直其道而事人亦未嘗惡夫三黜之辱也而以爲當今之世天下皆如吾魯國之政耳如惡黜辱而欲取榮進則當枉道而事人則

於魯國亦可以得志矣况魯父母墳墓所在之地而父母宗族所世仕之邦乎我何不爲之于此而必去營求之他邦乎此其視天下之國蔑如者也孟子所謂不恭者以是謂乎黜者貶等以置之謂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章以見夫子之所行大與柳下惠有不同也魯昭公二十五年夫子年三十有五是歲季孫意如逐昭公魯亂晉政衰山東諸侯獨齊景公稍振夫子適齊而景公之待之則曰將比之於魯亞卿之

祿蓋封以尼谿之田之事也據此夫子能安於齊則其可以富貴終身矣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則于景公之欲亞卿之祿待孔子者亦徒欲餌夫尊寵之祿以釣孔子而以誇耀其國羣者耳而如夫子去父母之邦以適齊者其志固在欲以得行其道而非欲貴榮而爲之也此其所以行不復留之旨也柳下惠不爲黜辱而易其操夫子亦不爲富貴而動其心是其義之同者也而柳下惠不求其直道之伸於他邦而夫子乃求直道之伸行於天下是其德之所以爲大小迥異之別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此章以記夫子見道不行輒去其國亦大與柳下惠有不同也歸者將納之宮中也女樂女子善歌舞者時魯定公十一年夫子年五十有四三日不朝三日不聽政也事見史記及家語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此章記當時又有豪傑之士超然高邁不屑就仕汗濁之世猶如柳下惠所見者反譏夫子之求合

不已而以爲不知時機者而因以見夫子之道與

夫此輩不同也此時楚昭王聘夫子夫子適楚有狂

士名接輿迎夫子之車歌之以諷故曰過孔子而

後文又曰孔子下也鳳本靈鳥今者語有所誓也

鳳兮鳳兮者言夫子之德譬猶禽之有鳳也何德

之衰者言然鳳當出於德盛文明之世何其當德

衰文壞之世而出也蓋爲夫子惜其不遇時也往

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者言夫子乃不知引避而

嘗遊四方求其遇是誤也然此既往之事無由而

諫之而將來之事猶可追而改之也已而已而今

言辭類編 卷九
之從政者殆而者言夫子當已其所求無所仕而
可也觀今世從政者皆為踐危轍之人乃皆將顛
墜失之者也夫子下者聞其歌而知其非常之人
也遂為之下其與蓋欲與之交言以辨其雖如所
言而義不可不為之故而接與不欲與夫子酬對
以更盡其言故趨而避之是以夫子雖為之下而
遂不得與之言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
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
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

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
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
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
與易也

此章乃見夫子營營於世之志也時夫子自楚反
蔡長沮桀溺丈人皆楚人也二人蓋雖避世遜跡
而其高拔之節人皆知其賢稱其名而夫子亦素
聞其名方其過之時見其人又不用牛耕而二人
對耦執耜以耕其田夫子知其奇特之士也欲借

問津以觀其人於是使子路問之而長沮亦意問者非常之人也因先問夫執輿者爲誰也蓋子路下車夫子代執輿也長沮曰是知津矣者中庸所謂聲名洋溢於四海者而長沮素知魯有夫子而周遊列國不有所遇者故云此乃奔走四方之人自知津處此語甚含譏諷子路已知長沮之不可復問故更問於桀溺而桀溺已知仲由乃復問孔丘之徒者亦譏失所從也滔者其之所來至不可以限制之謂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者言當今天下無貴無賤皆是越禮僭度之人也而夫子之

於入所遇一有非禮即避去之而欲以他邦所遇者易之而不知他邦亦無所可易者也故曰誰以易之也而子路也辟人之士者指夫子也辟世之士自謂也耨者覆種也不輟不停也耨而不輟者極見其不肯告之意也子路已知一子終不肯告故行而遂以一子所言意皆深含譏諷告之也憮者非心之所期而相受之貌夫子聞言知其賢而一子已無可言以轉其志從斯道之理故憮然也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言天下滔滔皆是者良如桀溺然雖越禮僭度

亦人也非鳥獸也吾已不可與鳥獸同群則自不
得不周遊于此且天下滔滔者亦因天下無道故
也若使天下有道則彼必人人有禮義矣而吾豈
復有易之之事哉蓋夫子憂世閔俗而欲撥亂反
正之意深至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
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
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
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

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
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此章荷篠丈人亦長沮桀溺之流而觀子路斷語
則孔子不爲夫數人之行而營營四方之志見焉
故復錄之也從而後者從夫子在途追隨不及也
高年曰丈人杖柱杖也以杖謂行以杖自扶也荷
肩負也篠芸田器也子見夫子者問前途去者之
遠近也四體不勤者蓋諷其所問無禮貌也五穀
不分者蓋諷其不辨長幼之節也孰爲夫子者言
子不敬老不執禮如此尚以誰稱夫子乎植杖而

芸者插其杖于地執篠以芸也除草曰芸子路聞其責已懼失敬老之禮故悚然起敬拱而立也丈人感子路敬已遂留客授餐止者止其行也殺鷄炊黍者丈人意亦重子路也使其二子出見報以敬長之禮也明日即止留之明日行及夫子因告其所聞見夫子以其善知長幼之義故知其人去仕而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者其意蓋欲使其更有所聞而以知其所蘊畜也至則行矣者比子路復至則丈人已他出竟無所得而空還也子路曰已下子路已還之後因自述其所見以毀其

人之語不仕無義者言丈人已隱退田野而不仕是無義也長幼之節以下言然視其感已之敬之及見其二子之卑則彼雖不仕而亦已知長幼之節不可廢者也長幼之節已不可廢則於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哉彼去其仕而隱者是徒懼居亂世以污其身耳然此豈非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乎亂大倫者蓋言棄其君臣以謂善則其弊必以惑衆人而害世教也君子之仕也以下因又論君子不可不以仕之義也言君子之求其仕者蓋亦以為士者有不可一日無君之義故不敢安逸

以載其幣於四方乃欲行其義者也不然則當今之世天下益失紀綱先王之道不得復行者君子固已知之矣求仕者非爲之而求也長沮桀溺楚狂接輿及此荷蓑丈人之徒徒以道不可行于今而議夫子皆未知斯義故也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此章乃見夫子與諸逸民行誼不同也逸者物以

其當在於其處而脫出焉之謂也逸民者謂自行其志而遯世不悶者也民者蓋對天之稱也伯夷叔齊柳下惠事並見前朱張未詳其人少連夫子曰東夷之子者也不降其志者乃所謂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不辱其身者乃屈原所謂新浴者振其衣之類者是也蓋伯夷叔齊自守其道而不合不仕又耻居其非位故云爾也中者物之往適會於此所志之處之謂倫者彼此物遞相銜依以成其位者之謂慮者深念以及其委曲之謂柳下惠非不欲其道之行而雖非其君而且立其朝雖

遇其黜而且居其位而曰焉往而不三黜行中慮也又曰何必違父母之邦言中倫也少連之行事今不傳矣然意亦與柳下惠相類者故夫子并言之也其斯而已矣者言柳下惠少連之行欲品騭之者前言盡之更無餘也夷逸蓋伊尹以其音近轉也孟子萬章篇以伯夷伊尹柳下惠與孔子並論之推其旨全是據此章而以立其辨者則夷逸是伊尹之轉音者甚明矣清者不受污濁之謂廢者舉之反權解見前虞仲據史記太伯仲雍同奔荆蠻太伯自立為吳太伯而太伯無子仲雍繼立

即為吳仲雍三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
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
大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則虞仲是仲雍之曾
孫也如其行事未詳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聘之
不受是身中清也初事於夏桀惡其凶虐而去之
是廢中權也孟子云湯使人以幣聘之買鬻然曰
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畝畝之中由是
以樂堯舜之道哉是所謂隱居放言也我則異於
是者言如夫子所行則與夫七人之行不同也無
可無不可者孟子辨之曰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

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蓋道者存乎天下矣士當身任以弘之者也如守不降辱則與夫天下之道絕矣安居降辱則天下之道無所任矣隱居放言則何以弘之故曰無可無不可如易云天地閉矣賢人隱矣者乃亦謂無道之邦不可居住焉者也耳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章乃記去無道之邦者也大師摯諸樂官是殷紂時人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斷棄先祖之樂乃作淫聲用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摯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董仲舒對策亦云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亾入于河海齊楚蔡秦皆殷時已有此國名周武王封熊繹于楚蠻孝王封非子為附庸而邑之秦文王諏于蔡原見于國語太公封齊有旅人謂齊地營丘難得易失見于說苑可見皆先有其名而因以封之者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王大食三侑謂樂三奏也大

食朔望食也白虎通云王者平且食晝食哺食暮
 食凡四飯諸侯三飯大夫再飯此雖是周制然或
 是承殷禮而為之亦未可知也大師樂官之長也
 鼓擊鼓者播搖也設小鼓兩旁有耳持其柄而搖
 之則旁耳還自擊者也少師樂官之位也擊下繚
 缺方叔武陽襄皆其人名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乃專為末句有無求備於一人之語錄之而
 以結篇首殷有三仁之義又以戒學者無以其與

孔子異而妄議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諸賢也周公
 文王子名且魯公周公子伯禽也施當作弛猶云
 遺棄也親親族也不弛其親者言君子博愛當自
 其親始而使之弛然離違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者言大臣者社稷所倚重之臣當以朝夕延接虛
 心咨謀不然猜疑離間每多拒違非所以任賢也
 故舊者先世舊臣或微時知己大故惡逆也棄擯
 去也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者人情唯不念其故
 舊則敦厚之義立乎此矣若或舍舊好新則事皆
 屬輕躁浮競而諸暴亂之行皆起於此矣然故舊

言言解 卷七
尤易遺棄蓋人有嗜好而事尚適會者人情之常也是以今日之所好非復前日之所好於是前日所容者今或不可忍所以新歡易就而故舊易棄是以君子之於故舊一期以無大故則不棄者亦自養其重厚之道也無求備於一人者言人心不同如面雖其於材德亦皆莫不以然苟舉其偏短以責其人則天下必無全人矣是以夫子以道與伯夷不同而嘗許之以仁殷之仁各異其所行而亦皆稱之曰仁矣君子之於人苟以有一長則期舉之亦乃寬以容衆之道也周公以此教伯禽

者蓋欲其治魯政一以此爲法故告之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此章疑亦乃皆各異其材能行誼而又皆各足稱之爲士者故編者錄此以承前章之後以結一篇之旨也然今其事不傳不可詳考汲冢周書克殷解云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據此則八士皆似南宮爲姓者而汲冢周書頗多荒忽難全徵信未知果然乎否姑錄此以傳異聞云

其意雖全於詩未收果然乎否故疑也以其與
 賦及限人士者以兩宮為表裏而外家與書讀
 史共製其與兩宮必限於兩宮前致限於致也
 據云八命兩宮必亦與臺之粟八命兩宮由表
 及音而然今其事不詳不可詳考也家風舊京
 文為士者如論者其以承兩宮之表以論一篇
 其意雖亦八宮各異其材並行並而及者合其
 風有八士所行也其於與外家與書讀

論語繹解卷之九終

一以世為法也

